

老人贫苦无依 天天吃白水泡馍

□晚报记者 徐松

“自己没能耐了，要是儿子不送饭，我几乎天天吃白水泡馍，这样的日子太折磨人了。”今年83岁的乔怀恩住在川汇区七一办事处颍河社区高庄村，妻子在27年前去世、大儿子因病走失多年、二儿子44岁至今未婚。

1929年，乔怀恩出生在周口育新路东段高庄村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生在城市里，却没有城市人的命。”父母早逝，乔怀恩吃百家饭、穿百家衣，长大后靠卖力气为生。后来，他到商水支农，返城后靠修自行车、配钥匙糊口，好不容易成家立业，家里仍然穷得揭不开锅。所幸，妻子不离不弃，小两口还生育了两个儿子，“幸福”在他的身边停留了约10年。随着两个儿子慢慢长大，没有固定收入的乔怀恩感到生活压力越来越大。他和妻子靠做小生意、打零工为生，长年早出晚归。屋漏偏逢连阴雨。1985年，乔怀恩的妻子查出患有食道癌，因缺医少药，妻子早早撒手人寰。也许是母亲去世对大儿子的打击太大，20多岁的他言行举止愈发显得与常人不同，后来走失，至今未归。

如今，乔怀恩一个人住在两间低矮的房屋里，因年久失修，房屋漏雨严重。今年7月份，颍河社区帮他买了一块巨大的塑料布盖在屋顶上，像是给小屋披上了一件雨衣。因长期风餐露宿，今年83岁的乔怀恩身患严重风湿病、高血压、颈椎病等，丧失了劳动能力。

乔怀恩的二儿子今年已经44岁，至今未婚，现在一家餐馆打杂，吃住都在店里。因为工作原因，二儿子根本没时间照顾父亲。一是为了节省开支，一是自己一个人没有能力做饭，乔怀恩一日三餐用白水泡馍。有时候，儿子会从饭店送来一点剩菜，他才能改善一下生活。2010年，颍河社区为乔怀恩办了低保，每月240元的低保金是这位老人的重要生活来源。

关爱“空巢失能老人”
系列报道之五

“两违”办领导要求

重拳查处漏网“两违”建筑



□晚报记者 彭慧 文/图

本报讯 眼下周口中心城区正在紧锣密鼓地严查拆除“两违”建筑。从10月22日开始，市政府和中心城区“两违”治理办公室(以下简称“两违”办)督查辖区20个乡镇及办事处的“两违”建筑整治情况，要求基层和执法部门联动，限期强制拆除漏网“两违”建筑。

10月23日上午，记者在周口大道张庄自然村附近看到，一处占地七八亩的空地，已经挖好了深达数米的地基。据介绍，这是一个私人建设的加油站，是市领导在巡查中发现的，有关部门随即赶来查处，目前该工地已停工。在文昌大道曾楼行政村，距

市行政服务中心不远，路南侧一料场的院内堆放着砂子、碎石等建筑材料，有关部门已多次通知料场老板，并获悉该料场打算近期迁走。

据介绍，上个月中心城区20个乡镇自查自纠并上报给“两违”办的“两违”建筑共计19处，这几天“两违”办领导通过逐门逐户督查、统计，发现川汇区共上报10处违章建筑，目前仅两处拆除；东新区上报两处，拆除一处；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报6处，拆除5处，但部分拆除不彻底。

“两违”办领导要求，尽管他们的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不可否认个别地方的“两违”现象仍相当严重。川汇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东新区要分别以中州大道北段、新火

车站周边、淮河路办事处黄滩社区、庆丰路等“两违”现象较为严重的区域作为重点，以点带面，全力搞好“两违”建筑整治。“两违”治理领导组定期督查3个区的工作进展，严格考核标准，兑现奖励措施。同时公开查处影响恶劣的案件，加大反面典型曝光力度，把打击“两违”行为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，不给各类“两违”行为提供可乘之机，防止前清后建等各种“回潮”现象发生。

图为和办事处史滩社区内已盖好的违章建筑。

广告

聚焦城区综合整治 创建和谐文明周口

理发店免费为养老院老人理发近两年

老人们说：他们每月都会来一两次

□晚报记者 张志新 文/图

本报讯 10月24日一大早，

周口市区建设大道一家理发店的老板郭亮又一次带领4名员工来到夕阳红老年公寓，免费为30多

位老人理发。“这些小伙子已经坚持了近两年，每月都会来一两次，为这里的30多位老人免费理发，

每次都让我很感动。”夕阳红老年公寓的院长张银白说。而对夕阳红老年公寓的30多位老人来说，他们每月都有一两天像过节一样。

当日14时许，记者来到夕阳红老年公寓时，看到院子里有十多位老人正坐在温暖的阳光下，“欣赏”两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为其中两位老人细心地理发(如图)。

店主郭亮介绍，他的理发店距夕阳红老年公寓仅百米之遥，他也经常从老年公寓门前走过，因此发现这里的老人因多病或行动不便，理个发都很困难，就开始免费为这里的老人理发。不知不觉，近两年时间过去，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带店员来这里为老人服务。

“我吃过早饭就来这里了，这是我给第九位老人理发了，胳膊确实有些酸痛。”正在为老人理发的18岁小伙高峰轻声说，“他们就像我的爷爷奶奶一样，能帮这些老人把他们的头发收拾得干净清爽，我觉得比什么都快乐。”

“看看，这是小伙子刚给我理的，让我一下子精神了好多。真是辛苦这些小伙子了。”60多岁的刘老太，摸着自己刚修剪过的头发，对周围的同伴说。

广告